

沉 钟

霍 普 特 曼

中央戏剧学院

霍 普 特 曼

沉 钟

谢 炳 文 译

前言

盖尔哈特·霍普特曼(1862—1946)出生于西里西亚的上萨尔茨布隆,祖父曾经做过纺织工人,父亲是位旅馆老板。青年时代霍普特曼做过农场学徒,到意大利学习过雕塑,但这些领域似乎都未能发挥他的才能。188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《道口看守员蒂尔》公开发表,霍普特曼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——文学创作。1889年他的第一部剧作《日出之前》在柏林上演,引起激烈争论,紧接着他又完成《和平节》(1890)和《孤独的人》(1891)两剧,通过他和其他艺术家的共同努力,自然主义这种发端于法国的戏剧形式逐渐为德国观众接受,霍普特曼也得到戏剧界的承认。1892年他以西里西亚的一次工人暴动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了剧本《织工们》,《织工们》上演后受到观众和批评界的高度赞扬。此剧被称为“德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”。1893年霍普特曼的喜剧《海狸皮大衣》问世,该剧号称“窃贼喜剧”,是“德国三大喜剧”之一。

霍普特曼前期作品获得的巨大成功奠定了他在戏剧界的声誉,但是此后十年他的个人生活和思想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,消极遁世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。从1893年开始霍普特曼的戏剧风格大变。连续写了好几部充满幻想和童话色彩的戏剧,有《小汉娜升天记》(1893)、《沉钟》(1896)、《可怜的海因里希》(1902)、《碧芭在跳舞》(1906)等。这些作品体现了鲜明的新浪漫主义倾向。《沉钟》是其中最优秀的剧作,明显地流露出作者的内心矛盾与痛苦:他渴望获得艺术的自由,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创作,但是个人生活的纠纷和对德国现实的忧虑时时困扰着他;剧中主人公海因里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自我写照,将艺术家的

内心冲突与困惑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剧中充满奇特的想象和奇妙的意境，天国、人间、地府交互出现，天使与妖鬼频繁出现，因而带有神秘和梦幻色彩。由于此剧强烈的象征性与暗示性，主题便显得含蓄与朦胧，从而给读者和观众留下较大的欣赏空间。

为表彰霍普特曼在戏剧创作上的巨大成就，瑞典皇家学院于1921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。

人 物

海因里希(铸钟师)

玛格达夫人(他的妻)

他们的两个孩子

牧师

教师

理发匠

老妪(魏迪亨)

罗登德兰(林中女妖)

尼格尔曼(水怪)

森林之魔(类似牧神的林怪)

妖精们

男女木侏儒数名

故事背景为山及山麓之村

第 一 幕

〔被风吹拂着的枞林所包围的山中一片草地。左手后边，一间小小的木屋，笼罩在悬崖之下，一半被遮隐着。〕

〔右手前边，靠近森林那儿，有一口古老的轱辘井，罗登德兰正坐在高高的井缘上。〕

罗登德兰 （年龄在少女与处女之间，是个妖精。一边赶着那恼人的捣蛋的蜜蜂，一边在梳她那浓密的金发）你这金色的嗡嗡虫，你从哪儿飞来？你这吸糖酿蜜的小鬼！——你这太阳的小鸟，别和我打扰！你滚吧！离开我！我要用祖母秘藏的金栉，赶快梳好我的头发，不然，她回来就要叱罚。——你去吧，多讨厌呀！咳！你干吗要那样？难道我是花卉，我的嘴是花朵吗？飞到森林的草地去，小蜂儿！飞过那小溪去吧，那儿蕃红花，紫罗兰，樱草正在盛开，你可以钻进去，吸呀吸的直饮到沉醉。——说真话，飞到你好做窠的地方去吧！赶快归去吧！归到你的窝窝里去！你不是个受人欢迎的家伙。森林中的老祖母恨死你，因为你供给涂在寺院里的祭烛上的蜡咧。懂得吗？——有没有那样的办法呢？喂喂，祖母屋顶上的老烟囱！请你吹出一缕烟来，把这讨厌的家伙赶开！——好，呼啦，呼啦，来，呼啦，呼啦！鹅先生！跑啦，跑啦！走呀，走呀，（蜜蜂逃了）啊，终究去了。——（罗登德兰暂时安心梳发，一会儿又俯身向着井外

呼唤)喂,尼格尔曼!你没有听到。我且唱我的歌吧。

——
我身不知来自何处?

我身不知归向何方?

我是林中的小鸟,

抑是山中的女妖?

开满林间的香花,

他的来踪从哪儿,

没有谁可能分晓。

但有时我想念我那未知的爷娘,

忍不住,

胸中好似火烧。

一切虽是莫奈何,

可是还能散散闷儿,

为的我是个金发绮丽的林间美女郎。

(同时仍向井底招呼着)喂喂!尼格尔曼,老人家!请上来吧!祖母采松子去了。我可真寂寞呵!请你跟我谈谈吧!喂,请求你啦!我得酬谢你:今天晚上,象黄鼠狼那样,悄悄地溜到人家的鸡埘里,偷只黑雄鸡送给你。——来呀!请吧,尼格尔曼!不吉的水声响了,银色的水球在上腾。要是这老头子现在就跑出来,那末我的黑水镜马上会被打得粉碎,在这镜里面我正和我自己笑逐颜开。(跟她自己的水影互戏着)嘿,你好!可爱的水里的姑娘哟!你尊姓大名?——喂,什么?——是罗登德兰吗?可不是要说女郎之中最美丽的人儿吗?是的,是这样说的吧?——我……我是罗登德兰呀!你在讲些什么?你不是指着你那小小的

酥胸在说话吗？啊，请你瞧啦！我不是完全和法莱雅^①一样地美丽？我的头发岂非纯粹由阳光造成，闪烁红光全象一块黄金，而且辉映在底下的水中心？请揭开你那金发的网，好象捕鱼似地接住这石块。（投下一块石头，把水影打散）它扩展在深的水底，哎呀！那末，你这笨家伙！赶快吧！咳，你的命运就跟水泡一同消灭了吗？——如今我又是原来那么孤单了。——可不是，尼格尔曼！替我解解闷吧。嗨，你就来啦。（尼格尔曼从井中现出上半身）哈哈，你可不是个很漂亮的美男子！每次见到你，狠狠地看着你，你只要叫一声，就得起皱皮。

尼格尔曼（水神，头发上带着芦苇，鼻子里滴着水气，好象海豹似地在长喘。眼睛眯来眯去，直到驯服了阳光）卜勒克克克库斯！^②

罗登德兰（摹仿着）卜勒克克克库斯！对啦！有些春的气息了，这在你以为不可思议吗？其实连那壁窝里最隐藏的壁虎也知道，就是虱，鼯，鲇，就是水獭，田鼠，苍蝇与草茎，空中的鹰隼，金花菜里的狡兔，谁个岂有不知道的！怎么只有你还是一点儿摸不着头脑！

尼格尔曼（愤怒得吹起水泡来）卜勒克克克库斯！

罗登德兰 你睡着了么？难道耳也不闻，目也不见了吗？

尼格尔曼 卜勒克克克库斯！别那么咬嘴嚼舌啦，看看人再来讲吧！你这青猴子，吵闹精！蛋黄臭的！没出壳的鸡雏！你这草莺的卵壳！好吧，库厄克！好生听着：库拉克斯！库拉克斯！库厄克！库厄克！库厄克！库厄克！

罗登德兰 您老叔假如要勃然大怒，那我就来跳个拿手的环舞！

^① 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居民所崇拜的女神。

^② 妖怪的叫声，仿用了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所著《蛙》一剧中蛙的鸣声。

良好的伴侣并不是不够，为的我是这样地美丽，可爱而且年轻。（欢呼）啊！嗨嗨嗨！可爱而且年轻。

森林之魔 （还没有露面）呵呵！哈哈！

罗登德兰 过来吧！小爹爹，跟我一同来跳舞！

森林之魔 （一个山羊腿，山羊须，而且长着角的森林精，在草地上跳着滑稽的舞，跳跃过来了。）虽则我不会舞，倒能跳一跳，最敏捷的野山羊怕也赶不上。要是您不喜欢那个，（谄媚地）我还知道别的一些跳法儿。好，跟我一起往林中去吧，我的爱哟！那儿有古老的空心的柳树，它永不知道鸡的啼鸣，水的流声。这儿我给你雕一枝神秘的小笛，吹着它大家都可以按拍而舞蹈。

罗登德兰 （躲避森林之魔）我？——跟你？（一面嘲笑着）山羊腿先生！毛毛腿先生！还是找您心投意合的苔女去吧！我是多么地清洁而且窈窕呵。带着你的山羊臭快滚吧，滚到你那真正漂亮的恋人那里去，每天给你生一个儿子，星期日多生三个，一礼拜合成九个，九个腌臢不堪的脏小子。哈，哈，哈！（傲慢地笑着退入小屋子里去。）

尼格尔曼 卜勒克克库斯！好个黄蜂婆！畜生，火烧雷打的！

森林之魔 （原想追逐那少女，但现在站着不动）总得抓住你，给你一个厉害瞧。（取出一枝短烟筒，在蹄上擦亮了洋火，点起烟筒。——休息。）

尼格尔曼 那你家里怎么样？

森林之魔 总是那个样儿咯！这里山脚下比较温暖一点，许是你们占的便宜。可是我们上边呢，整天儿长风呼啸，烟煤横扫。汹涌的云儿不绝地山脊上爬行，象濡湿的海绵似的，从它的肚子里放出许多水分。这真个是猪圈里的生活呀！

尼格尔曼 此外还有旁的新闻吗？

森林之魔 昨天我吃了时鲜货，野茼蒿烧的羹。今天上午刚离家走了一刻儿，跑过一丛芸香草，就进到一所大森林。好些家伙正在那儿掘土挖石。可恶的废料呵！他们一旦造起了教堂，那真是鸡犬无宁日哩。尤其可恶的是无缘无故地撞起钟声来呀！

尼格尔曼 他们甚至将葛缕子和面包拌杂在一起呢。

森林之魔 可是我们哭也没用，叫也没用，我们只有忍耐。在那断崖边，他们的一座新建筑已经出现，尖尖的窗户，有石柱的钟塔，十字架正不偏不倚地插在顶巅。——要不是我来得快，如今那野蛮的钟儿早被他们挂在高空，发出讨厌的吼声，同大爷们捣蛋来了！然而现在，那畜生已经沉没在湖底里。——真是桩不堪设想的，痛快的，苦恼的玩意儿呀！我站在高山的草中，凭倚着松树的残根，眺望那座小小教寺，嘴里嚼的是酸模茎，一边看，一边嚼，心里满是思虑。那时候，怪啦怪啦，在我眼前的一块石头旁，一只血红的蝴蝶紧贴贴地停住着。只见它怯生生地振动羽翼，好似正在啜吸那蔚蓝的苔花。一经招呼，它就摇摇摆摆地飞到咱的手上来了。我一看便认识它是个小妖精。它说长道短，总不外乎青蛙呀在池塘里下了子啰，以及其他的什么诸如此类的事情啰，我现在已经记不了这许多。说到结果，那小妖精便抽抽咽咽地啜泣起来。——经我一番安慰后，它又开始唠唠叨叨了，这些话可值得听一听。什么“哼唷”，“吮唷”，还加上噼啪的鞭挞声，那些家伙从山谷里运上了一个什么东西哪，是一个倒覆的铁制的牛油桶吧？或者跟这相仿佛的一个东西。苔男苔女见了它，个个都害怕得发抖。听说那班家伙还要把这个玩意儿——不消说——高高地吊在那教堂的钟塔上，天天用钟杵去撞响它，把一切土神之族的良

民，仿佛全要置之死地啦。我说道：呖，呖，许是这样。一会儿，小妖精便翩翩地飞离了地面。至于我呢，一闪儿就躲入山羊之群中，肚子正饿得空空如也，想起来了，享受它一下吧！——把三个饱满的乳房，喀喇喀喇地都给我吸干了，叫无论怎么拿手的女仆再也挤不出一滴儿来啦！于是我站到一堆红的木筏上面，来了，来了，人足马蹄闹纷纷。糟糕，我想了想：逃掉也不是办法。于是借重篱笆和石块做我的掩蔽，跟着他们走，八匹瘦马系在麻缰之下喘息得可怕，它们拖不动那怪物呀，它们波动着胁腹，颤抖着膝节，仿佛为期待新的气力而在歇息。我打量那辆有气无力的木板车，也是危危乎支不住那沉重的钟儿了，——那当儿车子刚走到断崖的鼻子尖上——咱使尽一切力量，不惜给他们帮帮忙，于是扭住车轮，把轮辐折断，钟儿就滚呀滚地滑将下去，再加上一推一冲，那捞什子的钟就颠颠倒倒地翻进了山谷底下。瞧那翻颠的模样儿，跳呀蹦呀，跳出那么清脆的声音来哪，滚下一岩又一岩，这铁球儿叫着，鸣着，响着回声儿。到得谷底，浪花飞溅，潮水前来奉迎了。而今它可以永远躺下来，在这个再好没有的休养所。

〔当森林之魔讲着故事的时候，天已经开始黑下来了。

讲到末尾，几次听到从林间传来的微弱呼救声。

〔这时海因里希登场。他带着病而且显得很疲乏，辛苦地爬向木屋来。刹那间，森林之魔就隐入林中，尼格尔曼也跳进井里去了。

海因里希（三十岁。一个铸钟师。带着苍白而充满忧愁的脸色。）对不起，求求你，请打开门来！迷了路啦！救救命呀！给人推倒了。救救我，救救我，喂喂！唉！我——已经——不中用了。

〔距木屋不远的地方，他昏厥了，倒在草中。山上罩着一片殷红的云。太阳已西沉。林中草地上吹拂着寒峭的晚风。〕

老姬（老姬魏迪亨背着一个竹筐子由森林中颠簸而来。披了一头白发。她的容颜与其说象妇女，不如说象个男子。甚至嘴边还长着柔毛似的胡髭）罗登德兰，跑出来帮助一下，帮助一下吧！实在太笨重了。罗登德兰，快跑来哪！我已经喘不过气来。姑娘，你往哪儿去了？（唤着一只在头上飞过的蝙蝠）喂，蝙蝠佬，听我说，你的肠胃大概已经塞饱了吧？喂喂！飞过去，飞到那破窗里去瞧一瞧，看那姑娘是否在家里。告诉她赶快跑来，今天还得落一场大雨哩。（向天空一望，只见电光微闪，不觉惊惶）哎呀呀！太不成样子哩！山羊也哄闹得这样厉害，别把你们的红胡子刷得太光亮啦！喂，罗登德兰！（招呼那窜过路上的栗鼠）栗鼠小丑！送你一个胡桃吃吧！还是你的腿子灵活些，你是好跳的，一跳就跳进那小屋里去，替我当个差使，唤一声罗登德兰，叫她赶快跑来！（她的脚碰着了海因里希）什么啊？一个人？——躺在这儿的是谁呀？哎唷！快说出来，究竟哪个把你送到这儿来的？这小子——大概发着中风死了吧？怎么？完全死了吗？——罗登德兰！——发了中风吧！他们难道还不够叫我难受？那些臭吏和老板，却也还不知足哩，他们全象疯狗一样地追逼着我。哎呀，原来我这里找到了一个尸骸，可是别给他们知道才好，不然，他们就会烧掉我的房子。这小子——你真个聋了吗？——（罗登德兰带着疑问的眼色从小屋子里走出来）啊，你终究来了！——瞧瞧这个吧！是个客人呢——怎么样的一个客人呀？他老是不动声色。——快拿一捆干草来，给他铺一张草床吧。

罗登德兰 扛到屋子里去吗？

老姬 怎么？怎么？把这小子弄到房间去哪里成呢？

〔跑进屋内。罗登德兰跟着进去，一会儿带了一束干草出现。当她在海因里希身旁蹲下时，男的就睁开眼睛。〕

海因里希 嗳嗳！这是哪儿？姑娘哟！

罗登德兰 可不是在山上哪！

海因里希 在山上？当真的吗？可是我怎么来到这儿的呢？怎么来到这儿？

罗登德兰 关于这个，阳生客人哟，我却不能告诉你。不过已往的事情你可以不必去挂虑。喏——这儿是干草和苔草——请你枕上脑袋儿，好生地休息一下，休息是比任何东西更重要呵。

海因里希 对啦，休息比什么都重要。的确那样。可是我离休息还远着哩，还远着哩！（不安地）终究我得知道：我这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呀？

罗登德兰 是的，我也很想知道呢！

海因里希 我……怎么……我总觉得万事都象做梦那样。真的，我现在也还在做梦哩。

罗登德兰 这里有着牛奶呢。你既然那样地乏力，一定要喝一些才好。

海因里希 （急切地）好，好，喝——我想喝。请你给我喝吧。

〔罗登德兰捧着杯子给他喝。〕

罗登德兰 （在海因里希喝牛奶时）你好象不惯山上的生活那样，或许是在谷中生长的吧？你又象那最近攀援失足的一个猎师，那人儿为着追赶一匹快腿子的野兽，不幸失了足，便掉在我们这山上摔死了。但无论如何你是别的一类人，

你并不跟那个男子完全相同。

海因里希（饮了牛奶之后，他便目不转睛地以极大的惊愕凝视着罗登德兰）说吧！再往下说哪！你的牛奶真是剂起死回生的秘药。你说的话更其是——（仍然疲乏而且辛苦得很）不同的一类吗，比较好一类的男子。可是这样的男子尚且要失足呢。你再往下说哪！

罗登德兰 我讲话有什么用呀！还不如那样好：从井里打上一些清新的水来，将这些尘灰和血污洗一洗掉……

海因里希（哀求地）在这儿吧，喂喂，别走！

〔罗登德兰的肘被海因里希拴住，于是她踌躇地站住。

海因里希（继续说道）再用你那谜似的眼注视着我吧！因为在你眼中，世界全成了新生，它带着山川，空气，和浮云……安排得这么愉快，世界又把我勾引。请你呆在这儿，姑娘！请你呆在这儿吧！

罗登德兰（不自在地）愿如你所期望的那样都能成就，可是……

海因里希（更其热烈，更其哀恳地）请呆在我的身边！请留在这儿别走吧！你还不了解……做梦也想不到，你对于我是有怎样的吸力呀？啊啊，请别叫醒我！听我说，好吗？我掉了下来……可不是，还有你再说啦……你的声音多清脆呀，简直象神赋的天籁。我只想听你讲的话！怎么你不说话了？怎么你不歌唱了？——我掉了下来啦，我早就这么说过。可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不知是这脚踏着的小径崩坏了？还是因为我跑得快，有意无意地失足的呢？总之，我是掉下来了，尘，石，草也跟着我落到谷底去了。（更其热切地）我攀住了一株樱树啦！对——你得知道，是一株山上的野樱，它由岩石的裂缝中，伸出它的小杆儿。小杆儿已经

折断了，可是它那开着花的嫩枝还握在我右手，蔷薇色的花瓣飏飏地飞散开去，我也飞啦——飞到一个无底的深处——于是我死去了。现在我是死了的。真的，你就这样称呼我好了。你称呼吧，谁也不会把我当作清醒的人啦。

罗登德兰（下意识地）哪里的话，你还是活着的！

海因里希 现在懂得了，懂得了。我以前可不理解：所谓生即是死，死也即是生这句话。——（仍旧无力地）我掉下了，活了，掉下了。钟也掉了。我们俩一道，我和那钟儿。我在先，它在后吧？或者它在我先，我在后吧？可是谁也不想知道这一点，也未必有谁能说明这点。即使有谁能够说明，那对于我反正都是一样的。那是从前活着时的故事——现在我却死了。（柔弱地）你留在这儿吧！我的手……还是象牛奶一样地洁白，我的手同时却又象铅一样地沉重。举起来是多么地费劲呵。可是你那柔软的头发，假如给我的手抚摩一下，那就完全如同“辟特司达”的潮冲一般……你是多么地芬芳啊！你留在这儿吧！我的手是虔诚的，而你则是圣洁的。我曾经见过你，不知在哪儿似乎见过你。我情愿舍弃身子而为你奋斗，为着获得你……不管时日多悠久，把你的声音收进钟的金属物，和太阳祭祀日的黄金相结合，造成这一口伟大的钟来。可是这个工程我往往终归于失败；我不禁要流着血泪来哭泣呵。

罗登德兰 哭泣？怎么样地？我不懂你讲的事情，为什么事流泪的呢？

海因里希（竭力地想爬起来）把我扶起一点！可爱的人儿！（她扶住他）靠拢得这么近好吗？——用你那多可爱的腕，把我从硬地面上解脱出来吧！许久许久将我缚在这硬地面

上，正如完全钉在十字架上一样！解脱我吧！的确，你是能够办的，这儿，在我的额前！……用你那柔和的手按摩它！把我的冠冕，把扎在这额上的荆棘除掉吧！只有爱情呵！爱情！（以半躺的姿势坐起来，吃力地）这样，我感谢你。这里风景美。异样的金风正在呼啸，枫树的神秘的手，谜似地正在摇晃，而且虔诚地叩着头——这枫树的树梢。奇迹啊！是的，奇迹吹过森林来了。它窸窣窸窣地低鸣着，啜嚼着。它淅沥淅沥地发出凄恻的声音，只是一片木叶呀在林中幽草间歌鸣。看哟，它披着那曳动着的雾幕，挺着一个白白的身子跑来了——伸出手来，用白的手指，警告我——现在迫近了——触着我的……耳……舌……眼睛——啊，它却又跑掉了——只有你是在这儿。你是奇迹啊！奇迹，跟我接吻吧！（渐渐地失去了气力。）

罗登德兰 你讲的话真是怪，教人听了莫名其妙！（迅速地决定离开他）还是这么躺着睡一睡吧！

海因里希 奇迹呵！跟我接吻吧！

罗登德兰 （躊躇地站住，凝视着他。夜色更浓了。忽然她不安地急促地呼唤起来）祖母！

老妪 （没有露面，从小屋子里喊道）姑娘！

罗登德兰 请你快跑出来呀！

老妪 你该来这里给我烧火呢。

罗登德兰 祖母！

老妪 （先前那样）听到了没有？赶快跑来呀，这是喂羊和挤奶的时候了。

罗登德兰 祖母！救救这个人吧！他死了哩，祖母！

老妪 （在小屋子门口出现，左手拿着牛奶壶，引呼猫儿）猫儿，猫儿，来！——（指着海因里希，漠然地说）这里没有长过一

根药草，这人儿终究难免一死了，唉，完了。让他去吧，有什么办法，除了那样有什么办法！来呀，猫儿！来呀，这儿有你吃的奶。怎么，猫儿往哪里去了啊？快点，快点，木侏儒哥儿！喂呀呀，我给你们一壶一壶的牛奶，快点，快点，木侏儒姐！这儿已经预备了一大堆烤好的面包，尽够你们喝，尽够你们嚼，满堂的华宾一齐相伴着。（大约有十个小小的滑稽的男女木侏儒从林中急忙奔来，抢到一个小碟子旁边）嗨，你们！静静地用吧，咬一口，呷一口，大家吃一口。怎么囫囵吞枣，你们这些小鬼，现在都给你们吃饱了，今天就只有这么点啦。你们啊，你们啊！你们已经吃够了。那末一齐滚开吧！

〔男女木侏儒和登场时同样地向林中退去。月已东升。

森林之魔出现于小屋子上头的岩石上，两手合做贝壳似地放在嘴上，带着回音摹仿求救的呼声。

森林之魔 救命呀！救命！

老姬 是怎么回事呀？

呼声 （从林中的远处传来）海因里希！海因里希！

森林之魔 （同前）救命呀！救命！

老姬 （朝着上面向森林之魔威吓）别鬼鬼祟祟地装模作样，专对着我们无辜的山民捣蛋。我知道你专喜欢欺寡凌弱，喜欢叫那迷路的人给狗咬，把他引导到那沼泽上，看他垂头丧气地掉下去。

森林之魔 祖母！当心你自己的身子吧，一会儿，贵客就要光临。好极了，鹅儿毛上驮的是什么？是一个带肥皂泡的理发匠啦！鹅儿头上戴的是什么？是拖着辫子的教师，擎着十字架的牧师，喂呀呀，三种人物都齐备了！

呼声 （由前面逼近）海因里希——哟！